



劇本「安那斯瑪」

俄國安東列夫原者

目 錄

序

劇本

楔子

第一幕

第二幕

第三幕

第四幕

第五幕

結幕

附錄

安東列夫傳略

安東列夫創作一覽

劇本安那斯瑪的批評

譯者自敘

這個劇本，我譯完了以後，照例自己要做一篇敘。我想起對於現今中國幾個問題，要向讀者解釋；至於本劇的批評，已在附錄中「安那斯瑪的批評」講過；餘的讓讀者自己去觀察，無須我再贅述了。

我想戲劇就是社會的模型，社會進步，可以促進戲劇的改良；戲劇改良，也可以促進社會的改造；戲劇能夠改造社會，全在他的魔力；戲劇的魔力，世界上沒有東西可以和他比的。戲劇是代表一時或一地的羣衆心理，有了這種心

理，纔有一種戲劇；看了這種戲劇，也可以想到當時的社會。從前人做劇本，往往比喻人生，如在戲臺上面；究竟何以如此，因為戲劇就是人生的寫真，臺上所演的，全是人人都演過做過的；所以戲劇家纔演得出來。到了這裏，就有二個結論：（一）戲劇是代表一個社會或一個民族的文明，他是完全和社會的環境一同改進的。（二）戲劇是改進社會最有力量的東西，因為他的魔力很大，所以編劇家必須善用這種魔力。

俄國十九世紀的戲劇，差不多都是表現農奴制度的生活；這也難怪，因為

他本來是這種社會，他戲臺上自然不會表現出法國美國的精神出來。俄國的劇本，受了這種社會的背景，自然發生不滿意，——這種劇本，自然成了革命導線。我們讀俄國的劇本，必須有這種眼光，纔不算辜負了他。

在中國現在這樣人民生活狀況的底下，我們很可以盼望有幾本出色的劇本出來，含有中國人民生活狀況背景的特采。近年來崇拜外國戲劇的人，一天多似一天；我很盼望我們中國人，盡力去用中國社會的背景。如果件件學人家，不知利用自己的資本，那就太愚了。日

本是一個專門模仿人家最有本領的國家，模仿到這個地步，他漸漸的失了他的創作力。我們現在的戲劇，是要好好的模仿，還是要盡力的創作？有人說，中國現在告劇本的飢荒；我想劇本到不會告饑荒，只是都沒有編起來。這樣一個大民族，要是戲劇也告饑荒，那不是愧死人麼？

現今中國舊劇，儘是唱歌的調兒，除了耳目兩個作用以外，沒有第三個；最要緊的「總宰」機關，差不多沒有他。「用武之地」了，這是很沒有意識的。他的缺點很多，改良的地方自然不少。

但歐西很多戲劇，亦含有音樂的作用，如歌劇（Opera）一類；中國的舊劇，因為有新劇的發生，更有保存改善的必要，這種仔肩，自然在聰明的創作家身上了。

講到中國的舊劇，還有一種可以引人注意的，就是社會對戲劇的態度。現在各處最通行的各劇，差不多都有人賞識，賞識的第二步，就是要賞識到扮演者的身上；這種製造空氣的作用，實在是十分危險。作者的技藝，為這種社會專制所箝制，實在為害不少。個性的藝術的表現，因此痛受打擊。這全是藝術

家的一個重大問題。

我本來是翻譯俄國的劇本，應當向俄國藝術家發言；但俄國的藝術，別處討論的很多，不如向中國藝術家發言，這本書總算供獻給他們的了。

這本戲是從英文本重譯出來的，是漢門倍斯但因（Herman Bernstein）一九一〇年的譯本。我譯完後，經錢宗堡君替我細細的校對了一下，幫助我不少，我很十分的感謝他；還有幾位同學，也幫着我謄稿本，我也十分的感謝。

郭協邦叙

俄國名劇安那斯瑪

劇中人

守門人

安邦斯瑪

*

*

*

*

大衛立柴

柴拉 大衛立柴夫人

諾姻

羅利

大衛立柴兒女

愛文裴士克倫

遜卡

普立克斯

均商人

教跳舞人

青年人

懦弱人

拉手琴人

閒遊人

亞伯拉罕克辛

哭的婦人

抱小孩的婦人

飲酒人

遜卡的小女孩

梨貝克

衆音樂家

安那斯瑪

楔子

佈景 場上作一塊荒野的地方，是一個山坡，有無限的高度。在檯的後面，半山的中，有一個偉大的鐵門，關得很緊，代表我們所謂世界的邊界。那鐵門無限的重量，壓在地球上，他的後面很靜寂，很神祕的住着宇宙間『最高的智慧。』

在鐵門的外面，有一守門人，倚着長刀，一點不動。穿了很大的衣服，繡紋像石一樣的不動。他臉上蓋着黑布，他是神秘中最大的一個。立在那

二個世界分界的地方。他好像有二個，一在外表上，是一個人；在實際上，是一個幽靈。他像一個偉大的盾牌，遮住一切的箭，一切的希望，一切的祈求，一切的咒罵。因為他有二個原質；他的說話有時就是靜默，同那鐵門的靜默一樣，有時也用人類的語言。

巖石堆裏，安那斯瑪在那裏很謹慎的向着四面看。伏在那灰色的石上，他自己也成了灰色的顏色。他像一條蛇，尋他的洞，他很靜無聲的，走到守門人那裏；想在無意之中，擊他一

下。但是他被自己的胆量驚怕了。他一跳站直了，惡笑着。於是在石上坐下，露着自由獨立的神情，他拾了小石頭，擲在守門人的足邊；——很狡猾的，他隱藏他的恐怕，在嘲笑，和傲慢的中間。在那昏暗，深灰，幾乎無色的光中；他的頭似乎很大，那高的前額尤大。那頭上的綢紋，藏着永久不能解決的問題。安那斯瑪的小鬍子，是灰色的。他的頭髮，以前是黑的，現在也變了灰色，很紊亂的豎在他頭上。他的動作，沒有休息的時候；他自己也不能管束那無爲的驚懼。

他要同那的守門人競爭，所以他有時立在那裏也不動。但是不久的功夫，他又動了；像一條蟲，被腳踏了一下。他問的話，像旋風一樣急，旋繞之中帶著狂怒。……

安那斯瑪 你仍在此地看守麼？我想你已經去了，——就是鎖的狗，他也要一刻的休息；就是全世界都是他窩，或者伊脫納斗（無盡期的意思）是他的主人！伊脫納斗怕賊麼？但是不要發怒，我到你這兒來，是你的一個朋友，我很謙恭的懇求請你：開那重的門，允許我一看伊脫納斗。你不敢麼？

或者那門已經破裂的了，這不幸誠實的安那斯瑪能向着那狹的裂縫裏窺看，——用記號指我看。我要伏着輕輕的匍過去，我看見了他，再伏着匍回來，——他一定不知道。但是我知道，要變成一個上帝，變成一個上帝，一個上帝！我已經等了很久要變成一個上帝，——我要變成那可憐的上帝麼？看！

（他假冒著驕傲的態度，但是不久他又笑了。他坐在平的石上，腿盤在下面，取出骰子來。他喃喃的向着自己說話，但是那守門人到可以聽得清

楚。）

倘使你不願，你可以不做，——我不同你爭鬭的。難道我就爲了這個目的來的麼？我不過在世界閒遊，無意之中到此地，——我沒有什麼事業可做，所以我到四方閒遊，現在我要擲骰子了。假使他不是這樣的威嚴，我一定要邀請他的，——但是他太驕傲了，太驕傲了，他不知道遊戲的樂趣。六，八，二十，——對的！魔鬼賭的時候總是對的，就是他是很誠實也對的。

……大衛立柴……大衛立柴……

（轉向着守門人，很自由的說着。）

你知道大衛立柴麼？你一定不知道他的。他是一個病的，笨的，老猶太人，誰都不知道他；就是你的主人，也已經忘記他了。大衛立柴這麼說，我不得不相信他，——他雖笨，但是他是誠實的人。他那個人，我剛才用了我的骰子贏他，——你看見的：六，八，二十。……有一天，我在海岸的旁邊，遇見了他；當他在那兒疑問那波濤怨憤何物的時候，我很喜歡他。他是笨的，但是一個誠實的人；假使他好好的上足了油，點起來，一定能成一個極亮的火把。

（他裝假說話很自然，走過去，到那石上，靠近那守門人。）

沒有人知道大衛立柴，但是我要使他出名，我要使他有權勢，有能力，——就是使他能長生，也很容易！你不想信我麼？沒有人信任智慧的安那斯瑪，即使他說實話之時，——誰比安那斯瑪更愛真理？是你麼？你這靜默的狗，你就是偷世上「公理」的人，你就是進路的障礙物！……

（安那斯瑪很兇猛的向着守門人衝著。但是他又戰慄的痛叫一聲，從莊嚴不動的守門人那裏退避下來。他哀

哀的說着話，他那灰黑的胸，伏在那灰黑的石上。）

呀，魔鬼的髮是灰黑色的！哭呀，

你是溺愛安那斯瑪的！悲哀和悔恨呀

，你是求「公理」的，是敬重智慧的

——安那斯瑪的髮是灰黑色的！誰能扶

助着那特尼（作覺悟的意思）的兒子？

只有他一個在世上。最大的一個，你

曾恐嚇那不懼的安那斯瑪嗎？——他並

非有意擊你，他不過要走近你的身邊

罷了。我可以到你那兒麼？告訴我。

（那守門人很靜，但是安那斯瑪好

像能在靜寂中聽得什麼似的，他那蛇

似的頸，伸向着外，盛怒的喊着。）

響一點！響一點！你仍靜默着呢？

還是已經說了呢？我不明白。我這惡

人，有很靈敏的耳朵，能在你的寂靜

之中，辨別語言的影子；他在你的寂

靜之中，覺得漂泊不定的思想着——但

是他不甚明白。你已經說了呢？還仍

是靜着？你不是說過「來」麼？難道

僅僅只有這一個字向我說着麼？

守門人 來。

安那斯瑪 你雖這樣說，但是我不敢到

你那兒。

守門人 來。

安那斯瑪 我怕。

（安那斯瑪，猶豫而且曲折地向着守門人前進；腹貼地的匍匐，哀痛中帶着切望及恐怖。）

呀，我是魔王，有智慧，勢力，然你向看見——我腹貼地的匍匐，像狗一樣。我這樣，因為我愛你，我要和你外衣的邊接吻。但是我的心為什麼如此的痛苦？告訴我，奧納欣脫（即無所不知的意思。）

守門人 惡人沒有心的。

安那斯瑪 （向前） 是的，是的。惡人沒有心的，他的胸不動，像那灰黑

色的從不呼吸的石頭一樣。呀，倘使安那斯瑪有了心，他早已被你毀壞了，像你毀壞笨人一樣。但是他有尋「公理」的決心，無從阻擋你的打擊，——饒恕他罷。這裏！我在你的腳邊，把你的臉給我瞧瞧。只要一刻的功夫，像閃電一般的一會兒——把你的臉給我瞧瞧。

（他伏在守門人的足旁，不敢摸他的衣服。那守門人也不低下他那快的，銳利的，向各處搜尋的眼睛。守門人也不語，安那斯瑪仍舊接續他那無結果的懇求。）

你不願意麼？那麼叫門後面那人的名字。低聲叫着，別人就聽不到了；只有我，卽那智慧的求真理的安那斯瑪。這名字不是包含着七個字麼？六個？一個？告訴我。只有一個字——你就能救這惡人，脫離永久的痛苦，我用指甲抓着的大地，就要祝福你。你可以很輕很輕的說，我就明白了，我替你祝福。……告訴我罷！

（那守門人靜着，安那斯瑪狐疑了一回，盛氣的漫漫的匍匐去，每匍匐一步，覺得膽愈壯。）我愛你，那是不真的。……我就要親你衣服的邊，

也是不確實的；……倘使你信我。我很可憐你……我沒有什麼事做，所以在世上周遊。……我沒有什麼事做，所以遇着過路的人，就問那事和這事，——問我自己知道的事，……我什麼都知道了！

（他立起，搖着，像一隻狗才從水中出來似的，他選着最高的石頭站着，那種驕傲的神氣，髣髴戲子樣。）什麼東西我都知道了。用了我的智慧，洞知萬物的意義，那「數目的法律」，我知道的，那運命的書向我展開。一展眼間，我遍察了生命，我是

時間中的軸，很快的轉着。我是偉大的，我是有力的，我是永生的，人類都在我勢力範圍之內。誰敢和魔鬼爭鬪？強壯的，我殺着；萎弱的，我逼他旋舞，和瘋了似的，醉了似的，魔鬼似的跳舞。我已經毒了生命的泉源，在他的路上遍設了埋伏。……你聽見那罵人的聲音麼？聽得那在惡魔之下受困的聲音麼？聽得那奮勇無效的聲音麼？聽得那無窮可怕的期望的聲音麼？

守門人 我聽得的。

安那斯瑪 (笑) 那名字！叫那名字！

爲魔鬼并爲人類照着前途。世人都好善，但是不知道從那裏去找；世人都要生命，但是遇見的只有死亡。那名字！叫那善的名字，叫那長命的名字，我正在等着啦！

守門人 你所問的，沒有名字，安那斯瑪。你所問的沒有數目可以計算，沒有尺寸可以測量，沒有天平可以權衡，安那斯瑪。無論誰說了「愛情」一字，——便是說謊。無論誰說了「智慧」一字，——便是說謊。就是誰說了「上帝」一字，——也是不足爲憑的。因爲你所問的沒有數目，沒有度量，沒

有尺寸，沒有名字，安那斯瑪。

安那斯瑪 我到那裏去呢？告訴我。

守門人 就是你要去的那裏。

安那斯瑪 我做什麼呢？告訴我。

守門人 就是你要做的。

安那斯瑪 你沈默中有言語，——我能明

白你沈默中的言語麼？告訴我。

守門人 不能。我的臉是露着，但是你

看不見他。我的言語是響的，但是你

聽不到他。我的命令是清透的，但是

你不知道他，安那斯瑪。并且你永遠

不會看見，聽見，知道，安那斯瑪。

你這不幸的魂靈，在數目中不死，在

度量 and 重量中永生，但是生命還不算出了世。

安那斯瑪 （煩問狀） 永不麼？

守門人 永不。

（安那斯瑪從石上跳下，瘋似的動着，并且很悲哀的。他又靠着石頭，很溫存的擁抱他們，但他又很憤怒的推開他們；他很悲傷的哀慟着。他向那大地的東南西北，揮舞着臂，像叫地球報什麼仇似的。但是那灰黑色的石頭不發一語，萬籟俱寂！「東方和西方，也不作聲，南方和北方也不作聲」。那守門人依着很長的劍站着，莊

嚴的不動。

安那斯瑪 起！呀，大地！起，呀，大地，人類呀！佩着你的刀劍！天地之中，沒有和平的了；那大地變了「黑暗」的和「死」的住所了，那魔王已經登他的王位——從現在到永遠。我要到你那兒，大衛。我要拋棄你的悲苦的生命，到驕傲的天上，像擲去石頭似的——那高大之天的基礎，就要搖動着。我的奴隸，大衛！用。你的嘴唇我要宣示那「人的運命」的公理。

（他轉向着守門人。） 你呢！……

（他很靜，含羞似的。很懶的伸着

，覺得很倦，他又喃喃的說，守門人聽了很清楚。）

但我不是因為沒有事做，纔漫遊着嗎？我已經到過此地，現在我要到那面去了。難道沒有很多的路，給這歡喜快樂的安那斯瑪走麼？六……就是我給大衛的產業；那產業是他不會希望的。……八……就是大衛立柴醫病復活的。二十……不錯！那意思，……那意思就是我和大衛，表示我們的感謝。大衛立柴，偉大的，勢力的，永生的大衛立柴並且我……我去了。

（安那斯瑪下。）